





下食之以盡乃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貪其功志  
骨肉之痛蓋石子之流也屈突通當隋室之亂未從王師  
太宗使其子召之通反弓射之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  
為仇讐既而捨弓矢於地再拜號泣以別随后曰臣智力  
俱困非敢負陛下也然後來歸此又能全君臣父子之道  
也且能殘其子為仁義之人者未之有也為仁義之人能  
殘害其子者亦未之有也丘明脩千載王化之文欲開父  
子相疑之心親親相滅之理大非聖人之心乎

秦穆公謚論

注文百萬七十萬文粹作方百里七十里按國語注云百萬百萬畝也七十萬七十

萬畝也當從英華又黃金三十鑑國語作口十鑑倭之不倭文粹作侯之不侯擬國語當作倭之見倭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八

雜論上

與邢邵議生戒論一首 勞生論一首

愚夫哲婦論一首 解詰論一首

君子無屈論一首 擬公孫龍子論一首

竊論一首 丐論一首

漫論一首 化虎論一首

與邢邵議生戒論 杜弼

邵以為人無還行

一作人死還生

恐是為蛇畫足弼答蓋謂人死

歸無非有能生力然物之未復

十八字一作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為有不

以為疑因

何獨致恠邵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



有一作來望各遂其性谷一作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

言則為經行則為法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北史將卜魚腹

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北史使北辰降光龍宮韻牘一作牘

孰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

於斯此則真教何為非實邵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弼曰

此所言漸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

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當春一作還生

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亡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

識識種不見謂以無為者神之在形亦非目矚离朱之明

所一作能覩雖蔣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

為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方

之一作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

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

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

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令無人也之將焉適延陵有蔡微

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夫神一作與形

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為無邢云

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

學前儒每有斯語群疑眾惑咸由此起蓋辨之未至思之

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

人則神不係於形神小形豈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

秋孟德之雄乃遠奇於邢顛一作神之神與形亦猶君之有



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  
云捨此失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  
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與中  
途之歎况乎一作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  
聖邢云鷹化為鳩鼠變為鴛黃母為鼈皆是有生之類也  
類化而相之猶光去此燭燃於彼燭弼曰鷹未化鳩鳩則  
非有為鼠未化為鴛則以無論一相之乃似並對之稱既  
非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  
形又何貳一作感哉邢云從欲使土化為人木為一作眼鼻  
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生一作蜎造化  
不能為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

而遠孔背釋獨為君子若不師古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  
其能禦但一作取於適裏何貴於得一逸韻欲高管懷未  
諭前後徃復再三邢理屈而止一作皆此齊書本傳

勞生論

盧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近一無五十羸

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時事云爾

罷群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項疇行而言曰生者天地

之至一作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

妍媸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

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九流一作

略慕孔門之游夏詞窮歲月一作擬漢日之卿雲行裁有



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憚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  
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  
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  
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統緒之年服一作膺教  
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影一作濯纓受署韁鎌仁  
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  
於倒置一作憂勞惣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旣致嫌  
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  
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一作疾心豈徒蟲惜春蠶一作鷓  
悵腐鼠同江都而求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  
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

明俛脰就鞅跼蹐

一作屏跡

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謚郭

槐一作淮

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延

一作近

池魚耳聽惡來之

諛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辟王欽笏昇階汗流浹

背蜀

一作苦

客之踵躋焦原比

一作匹

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

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擗鞍振筴武落鷄田之

方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

耳當今運祚

一作泰運

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

命於下岐伯善卷耻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今年在

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

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激澗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

侯南山之朝雲覽北戶

一作堂

之明月汎勝九穀之書觀其



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

夕談稼穡一作穡穀霑體途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一作

恍今惚今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

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荅曰

雲飛泥沉早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

輕罹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斧斤於山林余晚植昌辰遂

其弱質一作尚顧一作觀人事之殞落一作負獲眡一作觀時路之遭

危立冬脩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

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

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

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佞無愧

無耻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烟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

悠悠遂一作遠古斯數一作惠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子

一作卿搗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

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早落阜盖填闕竇之里皆如

脂如膏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

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送一作貢文馳艷姬美

女委如脫徒金銑玉華棄同遺迹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

無余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

投刺望塵之舊遊偃仰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

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

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



激矢雀羅躉設去等絕絃飴蜜非其山川未阻千變萬化

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少乏藝服一作有不耻

不仁不畏不義罔一作非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

百心由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寇情一作寇慎劫人厚自封

殖研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飮珍旨雖素論以為

非而時宰不之責未俗嗤鄙一作未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

官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没心若死灰不營世利家

無擔石不齎一作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駕拙致笑輕

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及邕熙

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

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附一作何

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景竄跡礫石變為珪瑜一作成瑜

瑾莨莠化為芝蘭弱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

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一作皆隨書本文

愚夫哲婦論

謝偃

昔有愚夫者家本大賈積資巨萬既生豪門長乃潤屋所

衣必極麗食必窮珍而稟性頑魯不閑貨殖既而父終兄

喪生計歸之每有貨易動多遺利其妻敏而有識常私歎

曰若此子家貧無日矣夫常市珠及玉所費萬計唯獲燕

石魚目而還妻覩而誚之曰此非真也何失鑒其若是乎

於是愚夫乃作色地鬚攘袂瞋目顧而呵其妻曰吾訪肆



人皆云美玉也問諸闕吏咸云美珠也吾固先訪而後市先問而後買豈吾專擇而擅取哉其妻怒而復曰夫玉石異體珠目殊狀雖色類相似而明潤懸絕但子愚昧未詳耳若使人言是而隨是之人言非而隨非之此即取捨在彼子何預焉故有離朱之目者不可惑之以色有師曠之耳者不可惑之以音今若問人而後識者此乃聾瞽之事也豈有耳目者所爲哉是於夫妻怨競累日不息時隣家有寓居遊士聞而嘆曰誠哉哲婦之言可謂信而有徵

君子無屈論

崔弘慶

君子無屈道無屈也苟行君子之道身至困而道不屈苟失其道困亦宜之象害舜桀伐湯紂囚文王管蔡謗周公

禮 黜傷孔子臧倉毀孟軻小人見之曰爲善多屈也不善

而伸人

一無字

君子則發揮也道在我不忤或忙攘失道昧

邪以爲正乃觸途因以隨之亦宜矣申生自絕仲由就醢

泄冶誅於陳屈原沉於湘是也爲德行伸於德行爲言語

伸於言語爲政事伸於政事爲文學伸於文學自此以來

未有行之而道未伸者也立於世未嘗不出於人也不伸

不高乃似是而非名之曰妖和之不正言德行之妖辨之

不正言文學之妖身爲妖而不知困將至而乃然是由大

惑也至於六藝百工苟得其道亦伸也嗚呼人以貴尊極

爲道不屈余以道尊名遠爲道伸文王伸於王道周公伸

於輔相孔子孟軻伸於儒學都至

疑

賤道愚人謂之屈而



不爲也聖賢苟利於人隱其身亦不耻而乃爲也稷播殖  
禹治水伊尹負鼎太公屠釣是也自舜至于丘軻道皆同  
也當行道之心非求富貴也道苟行矣曷謂之屈哉君子  
無屈昭昭矣

解詰論

前人

弘慶作君子無屈論有爲文學伸於文學之說或詰弘慶  
曰子非君子歟何道屈也久矣是夫迷其問詰然未數所  
以酬也及審已行之行而解之余誠非君子也讀孝經則  
思君子之行讀春秋則思君子之志讀易則思君子之性  
命讀詩則思君子之諷興讀書則思君子之載言讀禮則  
思君子之防亂讀樂章則思君子之理心至於非法道未

嘗敢言行也夫是鄉里稱余朋友佳余於不道覽疑伸也

矣曷來謂爲屈哉如以行之未備志之未固性命之未達  
諷興之未深載言之未當防亂之未至虛舉之濫彰此乃  
朋友情也非吾之咎語曰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  
畏也矣余年去三十尚二年矣則去四五十尚十年二  
十年矣足得聞疑其心術實其文舉疑也余又何畏哉若  
以進取之道屈則孔子至聖終於下位顏生至賢竟歿於  
陋巷顏孔以來則歷書史聖賢尚屈於進取况聖已降  
乎余於進趨之道不敢言屈也已矣况予得其友未六七  
年望其進三四年到於七十尚有四十余矣今天下一家  
主聖臣忠又不可比披靡之周醜齷之燕而余生之時非



爲不遭也求進爲久也前不遠也豈終於寒綏困苦於千萬人之下哉

擬公孫龍子論

公孫龍者古人之辯士也嘗聞其論願觀其書咸亨二十年歲次辛未十二月庚寅僕自嵩山遊於汝陽有宗人王先生名師政字元直春秋將七十博聞多藝安時樂道恬澹浮沉罕有知者僕過憇焉縱言及於指馬因出其書以示僕凡六篇勒成一卷其夜僕宿洞玄觀韓先生之房先生名玄最字通元從容人間虛談自保與僕觀其書且謂僕曰足下後生之明達者公孫之辨何如僕曰小子何足以知之然伏周孔之門久尋聖賢之論多矣六合之內聖

人論而不辨六合之外聖人存之不論簡而易之欲其可行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陳詩書定禮樂身心之道達而已家國之用足而已變而通之未嘗滯之引而伸之未嘗蕩也令天下思之而後及也令天下得之而不過也若此則六經之義具矣五常之教足矣安取辭堅別白之辨乎故曰若公孫之論非不中也非不妙也其辭逸其理恠其術空其義猶令人煩非高賢不能知也非明達不能究也抑可以爲聖人之理不足以爲聖人之教若隨方而言觸類而長何必白馬堅石猶存其理乎故曰因是論之也即直之論也惑其文則不可以爲易矣達其意則不足以爲難矣可存而不可守也可辨而不可行也知者不必言



言者不必用也然天下之理不可廢也天下之言不可沮也故理可貫也言可類也若使僕借公孫之理乘公孫之意排合衆義措一作倍勞群言則雖天下之異可同也天下

之同可異也天下之動可靜也天下之靜可動也堅不堅白不白石非石馬非馬何必聚散形色離合一二者乎先生曰天下有易迷之者難則天下無易矣天下有難能之者易則天下無難矣足下當有易之地用無難之辨能爲龍之所爲乎僕笑而荅曰使虎豹之力移於麋鹿固爲虎豹矣使鴈鶩之移於鷹隼固爲鷹隼矣故以仲尼之道託於盜跖之性則盜跖固爲仲尼矣今公孫龍之理處於弟子之心矣弟子且非公孫龍乎遂和墨襲紙援翰寫心

篇卷字數皆不踰公孫之作人物義理皆反取公孫之意觸類而長隨方而說質明而作日中而就事源代迹皆疑因意而存義也以幸食代白馬尋色而推味也以慮心代指物自外而明內也以達化代通變緣文而轉稱也以香辛代堅白憑遠而取近也以稱足代名實居中而擬正也或因數陳色或反色在數或棄色取味或以氣轉形明天下之言無所不及也發沉源而廻鶩闢榛路以先驅庶將來君子有以知其用心也

竊王計論

元結

元子天寶中曾預燕於諫議大夫之坐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



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  
若大夫問謀對曰大夫集本文粹得寤婢一人在人主左

右以寤言為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侯侯

家得寤婢寤則寤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寤如故

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則假寤其言似不怨主而

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寤病寤中寤言非所知也引

寤婢集作妾自辨詞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

奴寤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先事寤說說侯之過警以禍

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寤奴之先扣侯門諫

侯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方六切其奴命曰寤良

氏子孫世在於郤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寤言以幾諫人

主俾悔過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

司隸大夫乃嘆曰嗚呼吾為文粹作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郤

侯夷奴耶

巧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巧者為友或曰君友巧者不

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

與松栢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見君子

則友之巧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巧者巧論子

能聽乎吾既與巧者相友喻求罷巧友相喻曰子羞吾為

巧邪有可羞者亦曾知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巧者巧宗

屬於人巧嫁娶於人巧名位於人巧顏色於人甚者則巧



權家奴齒以售邪佞丐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  
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  
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圉丐性  
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敢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可  
爲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棄食提鷲荷集何杖在於路  
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爲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  
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跡與人同示無異也此  
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邪幸不在山林亦宜且嬰杖隨  
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  
之無耻庶幾時世始能相容吾子無驕集作矯然取不容也  
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編爲丐論以補時規

漫論并序

前人

乾元乙亥至寶應壬寅歲時人相誚議曰元次山嘗漫有  
所爲且漫聚兵又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曰世  
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爲對曰謾爲  
公也漫何以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  
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爲漫何檢括漫何操  
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施漫也他效漫  
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  
說漫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是集作耻吾當於漫終身不  
羞著書作論當爲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限邪吾自分  
張獨爲漫家規檢之徒則柰我何



化虎論

前人

都昌縣大夫張粲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山別

且曰吾邑多山澤可致麋集作麋鹿為二賢羞賓客何如及

到官書與二友曰侍我化行旬月使虎為鹿豹為麋梟為

鷓鴣蝦蟆為兔將以豐江外庖厨豈獨與德方次山之羞

賓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興未集作未久戰爭日甚生人怨

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虎豹將恐虎窟公城豹遊公庭

梟集公楹群蛙匝公而鳴敢以不然之論及化君英次山

異德方報君英化虎之論豈直望化虎哉次山請商之君

英所曰待吾化虎然後羞吾屬也其意蓋欲待朝廷化小

人為君子化諂媚為公直化奸邪為忠信化進競為退讓

化刑法為典禮化仁義為道德使天下之人心皆涵純朴

豈止化虎而羞我哉德方未量君英歟次山故編所言為

化虎之論

漫論壬寅歲此下京本有蒙字

漫不足規下京本有漫無所用四字

他郊京本作何効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九

雜論中

詞科論一首

難進論一首

六逆論一首

守道論一首

天爵論一首

王言論一首

豪狹論一首

君子論一首

詞科論 并序

沈既濟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總有疑作一禮部

員外郎沈既濟論曰

初國家治自顯慶已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



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虫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余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竒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已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羨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彩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韜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鈎黨私爲盟軟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鈎摭隱慝嘲爲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難進論

李翰

賓有裳錦握蘭韜劔懷玉介然獨立默而無言主人恠而問之曰僕觀今之士君子所求速進體必盡飾而足下望問若有疑造庭若有懼隱文彩匿芬芳掩光暉潛穎利此何謂也豈有以哉客曰夫順時而動嘉會不可以智求裁器於身知已不可以力致有道足輔天地而不用於人行足應神明而不信於俗僕所以候寬和之色伺清晏之間



願因左右思待擯介或沒齒不遇豈直斯湏之頃與主人  
曰僕方運思量深游精絕遠巨蚌潛於溟海剖而探其珠  
靈龜巢於嘉林灼而訪其兆而况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  
乎蟋蟀候秋而吟蜉蝣乘陰而出豈借援於左右求容於  
儼介哉而足下牽流議於俗忽常道之要豈安彼詭隨昧  
而不察茲理將有所感激憤而爲此言乎客曰主人可謂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察言觀行下之所以以上達言有邪正  
百慮糾紛行有是非萬變舛錯憂虞不可以一逕驗悔悛  
不可以一理徵事固有上不援下無黨禮義以爲干櫓忠  
信以爲甲冑見利不虧其分見害不更其守杖必然之畫  
耻干節而進則有從俗浮沉與物厚薄索其衣服矜其車

徒俛仰權貴之門逶迤富利之室人玩其飾孰察其心然  
則矩步規行不如由徑之速達一辭三讓不如苟合之易  
親據邀乘邪是有先鳴之勢難進易退但積後時之悲此  
主人所宜察者一也士固有履敦懿佩禮文漸漬德教之  
泉栖息道素之域然而委身草莽沉跡蓬茨位末名卑譽  
不聞於左右含光蓄鏡價不動於當時雖折節求容毀方  
取合行衰於寡黨才蔽於世人復有養高釣名之徒勲餘  
威裔之位歷玄闕排朱門鸞翼鳳翔乞言鄒枚之口虎皮  
羊質假論崔馬之譚而悠悠者莫不望景星奔籍響風靡  
夫向聲背實人之常情索隱探微代所希及田父獲玉驚  
輝庶之暉靈蛇獻珠貽按劍之怒然則遵古人懿業類屬



狗之已陳道先王法言比屠龍而莫用此王人所宜察者  
二也固有聚精會神盡智畢議謀於未兆慮於未形探玄  
妙之源養浩然之氣寘立群情之表獨與大道爲隣復有  
騁變効奇 談詭論文彫琢之辨縱煇燁之詞不思作則  
垂訓期於動聽駭目夫繁聲奪雅令色惑真縵短不可以  
汲深楮小不可以懷大曲彌高而和寡技逾下而賞多此  
主人之所宜察者三也士有作矜莊之色厲耿介之辭披  
苦懷揚憤思悉精銳貢忠誠矯枉推直深言切詳弘其體  
防剪一作其淫侈復有事無可否順之如流言無是非應  
之如響博訪遠引不綜成敗之幾虛美飾非但以苟容爲  
度夫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頌德記功易以藻飾閑邪

介疾或犯忌諱逆耳之談容之者少利口之說悅之者多  
然則辨佞進而登庸忠謇退而獲戾此主人之所宜察者  
四也士固有懷經濟之略蘊弼諧之才而擬非其倫履失  
其位皆屑屑聚論者騰喧咋之辭連袂並駢者効趨走之  
技龍莖補鼠非所聘其逸足牛鼎烹鷄豈傷殊於常器然  
則含章秀發秘思混而不分默識玄通幽旨隱而莫啓此  
主人之所宜察者五也士固有當理以言由一作方以進  
而關梁非所鑿柄異宜或以小人所長乘於君子所短或  
以已所未遑一作不信人所能然則道源蔽而不通心境  
曠而不接辨雖博萬物不能釋其疑辭智雖絡天地不能  
效其長策故語曰誰能爲之孰令聽之此主人之所宜察



者六也且夫春樹桃李秋收其實春樹 芟夏蒙其刺生  
實未成同爲后土所生俱沐陽和之施不殖不藝終歲關  
其肯之豐不芟不耘毫末成尋拱之患亮明才士之智匡  
時尊主之臣可不熟計其吉凶深究其得失乎而或安於  
近禁玩於浮名忘至理而悅侈言貴辨僞而惡切直外恃  
位以陵物內自負而輕士譬猶廢東作而待歲馳北轅而  
適越是以弘獎之意未嘗異取舍之要未嘗周疑作同徒有  
好賢之名終無用賢之實亦良可悲矣安在其進乎主人  
曰若然者行不必達言不必揚賢人沉抑以爲常良士無  
登進之理將何以革此弊而求其通乎賓曰何爲其然也  
揚振風以扇物清濁必効其響懸明鏡以鑑形美惡無

隱其象苟能坦其量清其心先公而後私捨名而責實得  
意而忘象遠佞而納忠則君子可知不仁者遠於是循吏  
途以招絕跡總脩林以刈翹楚則何才不舉何藝不揚是  
知行藏有宜取捨有分爲仁由已芝蘭雖幽而自芳子苟  
好之珠玉無脛而自至審此要也夫何問焉主人矍然謝  
賓而退齊居三日罷鍾鼓遠宴私執謙下之心去驕伐之  
色夢想正士饑渴直言然後備禮延賓昇堂而訪焉言行  
計從於是家安而國治一作理矣

###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  
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予謂少



凌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集有誠字為亂矣然其所謂賤

妨貴遠間親新聞舊者集有雖字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

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

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也集作矣而可捨

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

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

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

不可固也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

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大本也

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

於集作干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以為大據而以致敗一作賊

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

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

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

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蜀本作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

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

一言立一詞則軌飢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

混然而以集作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集有以字去就明者慨然

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味之以為狂為恠而

欲世之為集作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

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守道論

前人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  
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  
而失官之事者也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  
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  
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  
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足以行吾道云耳是故立之君臣  
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  
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  
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  
之以黜遠鞭朴桔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  
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

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  
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  
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  
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  
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是集作職司其局交  
相致以全其功集作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  
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  
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  
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天爵論

前人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爲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



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  
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  
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  
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德之者爽達而先覺鑑照  
而無隱肫肫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  
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焉是  
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  
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也舉明離  
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宜無隱之明  
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  
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

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後用其道德  
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  
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  
明可得其集作而奪則庸夫矣投集作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  
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  
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  
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  
於所及焉或曰予之所謂天付者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  
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辨唯在簡而當



理雄辨不足以服奸雄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蜀本

有為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集有武將軍言

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

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

奸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

文雅而未嘗騁辨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

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

辨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

奸人之雄游說之事集作焉得為之獻替哉為文粹有臣

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豪俠論

前人

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

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英華作汲黯

好游俠任氣節故乃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以集無斯

言豈徒妄發楊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矣夫俠者蓋非

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

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據集作君

父之命謂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與集作者邪所害者正

為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鉏

魔不賊宜孟承基不忍志寧紇于承基為承其乾賊于志

斯為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

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



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爲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  
出仕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  
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分首裂無所怙集作顧惜由是而  
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君集作臣子論

前人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氣志而輕爵祿  
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  
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  
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  
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  
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能損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庭潤

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爲人常用而自然可

貴也

此謂王濛劉真長之儔

然世亦有不拘小節

集作此

而能全大節

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  
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漢高祖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

以安

漢集作劉氏

漢比

集無此字

近世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

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之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  
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  
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  
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  
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

雜論下

虛名論一首

退身論一首

隋對女樂論一首

薦士論一首

寒素論一首

不招士論一首

虛名論

小人論一首

隨論上下二首

廣廢莊論一首

貢士論一首

銓衡論一首

小功不稅論一首

李德裕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療集作治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

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



守正不撓衆枉勉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諛蜀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諛言集作嗷嗷又

曰分曹爲黨徃徃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理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同風矣干寶晉

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其倚伏虛曠

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文與元成之世同風矣所謂虛曠名重者蓋議集作山濤魏舒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

曾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覩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唯耻不及豈蚩蚩負蟹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

爲其羽翼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泰山之安可以痛心矣集作

### 小人論

世所謂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難知集作此小人常態不

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二字集背本忘義抑又次

之便辟者踈遠之則無患矣翻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唯

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也背本者雖

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鴉食椹而懷音

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鴉遠矣

至於白公負刖翼之德宰嚭遺灌溉之恩陳餘棄父子之

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怨子同誅豈止於知己

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也集作夫穿窬之



盜迫於饑寒莫保性命於高貴者有何恩義於多藏者有何仁愛既無恩愛則是取資於路拾金於野若能識廉耻而不為是有償金者之行矣集作也若忍饑饉而不食是有蒙袂者之操矣所以陳仲弓觀梁上之盜察非惡人由集作以是而言盜賊未為害矣然操戈鋌挾弓矢以眾暴寡殺人取財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之人者亦未為甚焉何者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知之矣焉得負之哉

### 退身論

前人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大夫種以至於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

文種有弓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願優游而不獲

傅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機聰明志古圖

國致霸動必成功自謨集作謀其身猶有此恨况常人哉其

難於退身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

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誅者如荷戟以當

猛集作狡獸閉關以待暴客者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

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

可以忘集作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

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晁司諫病辭免

尋即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苦

蜀作近者自三公鎮于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



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惟殃蓋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而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禍集作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孫叔去而不疑集作困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卻子以紓亂皆保其安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隨論上下篇

并序

李宗閔

宗閔讀孟軻書至于王霸之說未嘗不歎曰嗟乎知其時之可者不知時之不可者也即牛鼎之事未嘗不歎曰嗟乎知其身之不可不知其身之可也於是退而着隨論上下篇因明王霸之所以興廢進退之所由同異且以鮮執事者之云耳

論上

客有問宗閔曰孟軻稱齊王由反手謂管仲為不足為若是則功業存乎人不存乎時不亦信乎宗閔曰非也可以王而王可以霸而霸非人之能為也皆此時也人皆奉時以行道者也不能由道以作時者也能因變以建功者也不能由一作因功以反變者也昔者紂為無道以流毒於群邦天下囂然不待文王之仁人然後忻戴之也苟有息肩之所則民莫不疾乎奔走如逃其水火焉當此之時有能



扶義陵戎除去大憝則民莫不爭被矢石以報其父兄之  
仇故太公相武王起而革滅獨夫以成王業宜建其國雖  
無大惠於群邦天下順焉雖文王之仁且欲招而懷之也  
苟微霄殺之害則諸侯孰肯忘國從亂而違其天子焉當  
此之時有能匡飭暴疆夾輔王室則諸侯孰肯不爭奉盟  
誓以休其戰伐之勤故管仲相桓公從而撫之藩衛宗周  
以立乎霸功亦宜也誠使太公居管仲之勢而能以周王  
天下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太公管仲並時而起則吾未  
知孰前焉故仲尼稱管仲曰如其仁稱桓公正而不譎豈  
有非其道也而仲尼稱之且曰聖人之門無道桓文之事  
吾不信也客曰然則古人爲天下者亦如是乎宗閔曰

也所由曰道道之不可易禮樂仁義之謂矣所遭曰時時  
不可常應天順民之謂矣昔者陶唐氏之爲天下也法天  
而則地授時以任民垂其衣裳而天下無爲推其誠心而  
刑罰不用當此之時各順其情性樂其習俗保其奉命故  
謂之至時一大變及有虞之爲天下也始放四凶以除民  
害是故勤而不德時又一變焉及夏后氏之爲天下也始  
用肉刑以寒民心是故威而不能懷時又大變焉及湯武  
之爲天下也始及干戈放殺昏霄是故善而不能善時又  
大變焉及桓文之爲天下也始合諸侯以匡王室是故順  
而不能革彼三王二公皆元德也夫豈樂爲相反哉勢異  
則事殊時遷則俗易執一不可以通變循古不可以制變



是故觀時而立功論世而創業唐虞各以其道而自帝三代各以其變而自王二公各以其時而自霸不其大哉吾故曰禮以因人苟有以因之不必法乎古也樂以和人苟有以和之不必法乎古也兵者除亂苟有以除之不必法乎古也爲政者乎疑理天下必法乎古人也况古之行法豈有常亦有從其宜當其道天下隨時而已矣然膠柱鼓瑟惡能成其音聲哉若乃誦前聖之言守已行之制遭變而不通得時而不隨夫如是可謂王莽宋襄公之言不足爲有道者也昔者王莽嘗爲德化矣不問可否語必援經不量人心動必據古於是天下煩潰從而喪之此不知變之禍也昔者宋襄公常爲仁義矣楚人尚詐我必信彼兵尚竒我必正用欲以興商道霸諸侯一戰而爲敵所執再戰而身死國削爲天下僂笑此不知時之禍也易曰功業見乎變又曰隨時之義大矣非天下之至明孰能通乎變非天下之至聖孰能通乎時且軻之所言前王之遺迹矣君子亦云道而已矣何必履其故迹耶嗚呼自周室下衰諸侯放恣仁義之道隨沒於戈兵微管仲中國幾爲戎矣而曰不足爲也孰可爲之哉

論下

客有曰王霸之事旣聞之矣或言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而孟軻非之曰未聞枉已而直人者也又曰聖人之行不同絜其身而已矣又可信乎宗閔曰非也聖人以枉道爲



耻以屈道爲辱

不以

屈身爲辱唯守其道故雖辱其身而進焉非其道故絜其身而退焉進豈有他唯道所在而已矣天生聖人者孰爲然哉爲行天下之大道也立天下之大教也利天下之人民也故天下有不由其道者聖人憂也天下有不知其教者聖人憂也天下之人民有不寧者聖人憂也聖人之職也如此聖人之憂也如此得其時遭其會上有明天子下有明諸侯遑遑然求合豈不曰今辱吾身則天下蒙其安百姓得其利不辱吾身則天下不蒙其安百姓不得其利吾寧以一身之故而危天下病百姓哉此伊尹之所以樂爲割烹而不顧其耻也若不得其時不遭其會上無明天

子下無明諸侯則必汲汲而求退豈不曰今辱吾身澤得施乎民道得行乎世吾往也今不辱吾身澤不得施乎民道不得行乎世吾止也雖然吾豈圖是安哉亦將激偷倖之風全百姓之教以爲乎後之人耳此顏回所以樂窮巷而不動其心者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唯其時故傳曰富貴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取捨唯其義也然則趨時不可以潔已喪義不可以圖身亦猶追亡者趨拯溺者濡豈樂爲之哉其勢則然也故曰觀逐者於其反也觀行者於其終也奈何君子之道豈可以小知哉非匹夫之爲諒也觀懸壺之危有救之道小霸則可王則不可而曰非堯舜之事吾不忍爲之是知堯舜之道乎是誦



堯舜之言乎且軻之言過矣所惡夫干進務入者懼其爲利也苟不知爲利於辱何有哉客曰然則仲尼不蒙耻而進何也宗閔曰仲尼將蒙耻而不得當也豈不願之乎當仲尼之行也上之人害其道下之人壅其言猶且歷說諸侯環軒於天下冀幸時君之一悟王風之變其存心遇合倦倦而不能已焉終無可奈何故逐於魯斥於齊圍於匡蒲厄於陳蔡栖遑狼狽於楚鄭之間其道逾窮其進彌塞不知者以仲尼之爲欲顯榮其名位富貴其躬者也孰知聖人急於扶世而不恤其難者哉故嘗稱伯夷不辱其身且曰我異於是及公山弗擾以費畔而欲從之豈不將由是道行捨其耻焉可也今牛鼎雖爲辱猶不愈於公山氏

乎因斯而言仲尼亦有枉也惡有仲尼枉已而不能直人哉安得乎潔其身而已是故水受濁以溥物不傷其清石受磨以利物不磷其堅君子屈已以教人不害其義嗚呼進取之士誠能察伊尹顏淵之所以進退思仲尼執鞭亦爲觀大易動靜不失其時後匹夫之果其行無忘兼濟之道則雖有甚於牛鼎之耻吾將歌頌之不暇又何譏焉若果孟軻之言則人之相率獨其善而已矣惡能理天下哉

隋對女樂論

來鵠

隋儒林有說高祖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隋文悅噫



而史不刊者朝與職俱無人也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  
去孔子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  
祭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鼓琴特異於諸妓則女樂者  
秦齊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問  
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哀帝  
禁不止後之帝王遂能有之群臣不能以是言但賢暉遠  
之說暉遠引詩臆對終爲博古通知殊不明恣率一時之  
言頗昧二南之旨且詩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  
鍾鼓樂之說者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  
事宗廟盛德者宜有鍾鼓之樂也故琴瑟在庭荇菜羞之  
上下樂作以盛其禮耳謂以樂樂上音岳下音落淑女非謂淑女  
執其樂也淑女爲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荇菜謂在宗  
廟用也安有謂王者房中樂耶是皆乖謬之甚暉遠譬詩  
而終疑作始對欺朝而罔君蓋由隋日無人浪言至是女樂  
之對猶可君道之問若何上下相蒙履霜於此悲夫

廣廢莊論

并序

李谿

王坦之作廢莊論一篇非莊周之書欲廢之其旨意固佳  
矣而文理未甚工也且祇言其壞名教頹風俗而未能屈  
其辭折其辨是真詬之而已莊周復生肯伏之乎其終篇  
又同其均彼我之說斯魯遽疑也然則莊生之書古今皆  
知其詭於聖人而未有能破之者何哉則聖人果非而莊  
生果是矣旣莊生云非聖人云是何爲不能勝非哉余甚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  
九

憎之或有曲爲之說使兩合於六經者或有稱名實學與  
玄奧不同欲兩存者皆妄也故荀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  
無兩心則異術必宜廢矣余旣悟荀卿言嘉王生之用心  
而憐其未盡故爲之廣云世多以莊子爲玄奧吾獨以爲  
粗見理而未盡耳汪洋七萬余言然撮其大指舉類而證  
其得失可見矣且觀其體虛無而不知虛無之妙也研幾  
於天命而未及天命之源也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  
也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何以知之夫虛無用之  
心也必馮於有者也有之得行也必存於虛也是以有無  
相資而後功立獨貴無賤有固已踈矣且所謂無者特未  
明也惠子以其言之無用而應之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

矣今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  
至黃泉人尚有用乎此言假四旁之無用也以自踰其虛  
辭則敏矣然無用之說有三不可混而同一有虛無之無  
用者有有餘之無用者有不可用之無用者虛無之無用  
者則老子埏埴鑿戶之說其用在所無也有餘之無用者  
則側足之喻其用必假於餘也不可用之無用者苗之莠  
粟之秕也今莊之壞法亂倫是秕莠之無用矣而自同於  
有餘之無用不亦謬乎此所謂體虛無而未知虛無之妙  
也稱屠牛而養刀牧羊而鞭其後指窮於爲薪皆在生得  
納養之和壽矣故譏滅裂鹵莽者責任席之上設食之間  
而不和滅者然而衛靈公石槨之銘脩短必有天數矣豈



在鞭與不鞭

養哉其理自乖舛此所謂研幾於天命乃未及天命之源  
 也夫因任者因群才可任而任之耳而莊生欲任天下而  
 不理日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也天地固有常矣日月  
 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樹木固有立矣禽獸固有群矣  
 以為上古至德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  
 而人性得矣自懸仁義禮樂而人好和一作知爭歸於利也  
 斯甚不然夫天地日月樹木禽獸不假理者也人則假理  
 者也人生必有欲有欲之心發於自然欲不能無求求不  
 能無爭爭不能無亂故聖人立仁以和之陳義以禁之而  
 反以為害之者則今戎狄之相劫殺魚鼈之相啗食孰行

仁義禮樂於戎狄魚鼈之間哉含氣之類莫靈於人物有  
 知也有欲也而人反無之何如且果無知也果無欲也則  
 凡是非好惡分別賢不肖宜皆起於人也而稱厲之人夜  
 半生子遽然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恐其似已者言人皆欲  
 好善而惡惡故可放之而自理也夫厲之有是心也豈非  
 聖人之分別驅動使之然乎安可放之耶如曰天機非由  
 於聖人則固自有知有欲矣仁義禮樂何罪哉此所謂樂  
 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自生人以來莫不有爭上好  
 勝之心未為之法則爭歸於義先王知其然也故高為之  
 法訓而峻為之行而人竟疑作競學之亦是爭勝已而爭勝  
 之循道也猶火之燎上也因為之竈以煬之水之趨下也



因鑿之溝以注之是亦燎注之得宜也燎與注者得宜則無焚溺之憂矣爭與上者循理則無暴亂之禍矣由知其本而順理之也然則無竈焉火固自燎矣無溝焉水固自流矣將壞竈以絕燎毀溝以息注勢必不可也徒使燎與流者失宜耳無賢聖焉人固有所希慕矣不尚賢殫聖法削魯史之行以絕人之好慕果不可絕徒使所慕所好在於非理耳由不知其本而逆施之莊生徒知好高慕上之離其本而不知好慕之心發於天機欲絕聖賢使天下各止其知安其分而無所慕何異於毀溝壞竈以止水火者乎其術一何迂此所謂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用是以觀彼於虛無焉天命焉因任焉性情焉澆澆然道之而無一洞明者不知玄奧者固如是乎故曰粗見理而未盡者也雖根源老氏而詭聖敗法尤深王生欲廢之宜哉或曰莊子皆寄言爾以名實案之不亦踈乎夫寄言者若大鵬尺鷃肩吾連叔雲將鴻蒙漁父盜跖求其理者不可責以事也誠惠子以嗜鼠曹商以舐痔遠其趨者可謂之忿也如是吾豈不鍊哉若理之所塞趨之所塞則託以寄言而免也至於稱至人得醲氣之守潛行萬物而不空得道者挈天地騎列星外死生而色若孺子者公爲虛誕無足誥焉

薦士論

牛希

朝廷求賢之道備於往古以經學文藝之流凡設十有二



科以待之郡國每歲貢士盡應其科其外諸侯各舉所知以爲裨補聖世奏章不絕於明庭爵賞實煩於王命當承平之時卿大夫家召傭書者給之紙筆之資日就中書錄其所命每昏暮親朋子弟相與候望以其昇沉以備於慶賀除書小者五六幅大者十有三二一作幅每日斷長補短以文以武不啻三十餘人一歲之內萬有餘衆或考秩遷滿或左伯慰薦或伐功勞或昇獎舊勲制詔之辭必嘉其官業賞其才藝褒其行實叙其勞績無一日不爲之未嘗得一賢士與天子共治於四海未嘗得一賢將與天子鎮靜於二邊非求之不廣薦之不至也豈五百年一賢生世哉夫盡餅不可以充饑誦藥不可以愈病蓋無其實

而有名使之然也自朝廷及郡國諸侯之所舉皆無其實將如之何嘗試論之自文藝之流假手於人投擲於公卿之門者率不能知其僞公試之地尚復乞貸經學之子考帖之時預有歌括問義之日一席之內對者六七皆誦本疏別無新意更相救助發起義端有司但記其屬求之也以爲之去晉即經學文藝之謬也如是况漢世公卿大夫皆以通經對策名動天下然後登用或居諫諍之列或處燮理之任朝廷每有水旱災沴彗孛陵犯日月薄蝕必引所通經義證據以爲之救殆與今日之經學者異矣若文學侍從之臣必選於切問近對之才必本於諷諫理辭之要故其文章傳之至今又與今日之辭賦者異矣郡國



所送群衆千萬孟冬之月集於京師麻衣如雪紛然滿於  
九衢是非相難固不可知矣諸侯所薦率皆應權倖之旨  
承交遊之命取其虛名奏署謂之借聽一作取其謬舉之  
說謂之橫薦凡四方表函達於中書者必可指期於清貫  
美秩名邦劇邑諸侯之薦士也宰執之命官豈唯平生未  
交於一言蓋見其姓字而已豈能據實哉官達倖門易如  
秋草能復貴賤之別 冠裳之重矣朝廷委輔相之權衡  
覽諸侯之章疏視其文信其人以為薦公孫弘董仲舒之  
學也相如牧臯之才也冉季政事之能也孫吳將帥之略  
也時君既不問其實安可不信大臣之言從而與之上下  
相蒙其何以濟且姬周之世薦賢者多受賞魯史有之矣

魏晉之日門生故吏有罪必連坐舉主史有之矣今薦賢  
之賞久已廢矣連坐之典又不行矣况今之所舉非徒古  
者知之審取其必達取其必富貴 如一死生不變之為  
誠明也薦其為將也覆軍擒帥代國獲地然後以為得薦  
其為相也富國安人來諸侯之朝成霸王之業然後以為  
得今之舉也士為筮仕結綬之漸一命一官而已他日之  
功過皆莫知也薦人用人之道何以得其賢矣昔孔文舉  
薦禰正平以為堪任大臣有臯陶稷契之才漢后委而棄  
之竟不能知其道之否臧狄仁傑薦張柬之有宰相業武  
后用之為相果能克正唐祚有中興之功文舉之薦禰衡  
也委而棄之仁傑之薦柬之也舉而用之豈繫吾道之廢



興豈繫歷數之理亂乎然用之則如此不用之則如彼騏驥伏櫪安能千里之步龍泉在匣孰知截玉之利悲夫用與不用耳士之於世不可期於一人之知己者苟有知者甘心死節尚且不疑况復昇榮顯之中行心胷之事安人之安而存隨之利人之利而有之利天下者以利己之厚者也利百姓者乃利其身之遠者也君子之人豈不利其身哉爲國家得人則理失人則亂古今不易之常理安可不以求士爲急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四海所歸之聖尚假多士之力况中庸之主哉易曰君子不家食吉仲尼以天縱之德猶思賢者與之共食况尋常人哉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盖遺賢之歎也又曰束帛貲于丘

國盖求之於野也賢人君子何代無之哉上之人其求之以道既不廢於朝夕於所薦不公所用非賢將難以至於理當在伸明上賞坐之典以正之奸邪攀緣之路漸將息矣一舉之妄後當自獲其辜知有畏矣在位者斯有賢者矣有道之士爭趨之矣

### 貢士論

前人

禹畫九州列貢輕重舉賢用材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造之名乃進於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於射宮以擇諸侯所貢之士若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黜爵其次削地得預於射宮以射諸侯之義而爲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戶歲貢若干人吏以籍上聞計州里之大



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著鄉里辟選自古而然漢世得人於斯爲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於京師天子制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已廢於行實矣其後以郎官權輕移之於禮部大率以三場爲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復對所通經義終以時務爲策目雖行此擢第又不由於文藝矣惟王公子弟器貌竒偉無才無藝者亦冠於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備嘗聞之有門閥清貴者有狀骨卿相者有容質秀麗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權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沉密詞辯雄壯臧否由已昇沉在心群衆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爲難動必有應遊必有從

密處隱會深誠重約朱門甲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盡知之雖名臣碩德高位重權可以開闔之可以搖動之可以傾覆之有司畏之不敢不與之者言泉疾於波浪舌端利若鋒鋷所排歿九泉所引昇霄漢默無言衆必謂之長者發中心病時皆目之克人秋風八月鞍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取富貴若咳唾視州縣如奴僕亦不獨高於貴胄亦不賤彼孤介得其術者捨耒耜而取公卿乖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朝廷取士之門於斯爲寂衰世以來多非其人明庭無策問之科有司望疑至公之道登第之人其辭賦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一作白抱憤之人汨沒塵土天九重高不可以叫加以浮薄之子迺相



唱和名第之中以隻數爲上賤其雙數以甲乙爲貴輕彼兩科題目之間增其異名至其傳粉燻香服飾鞍馬之費多致匪人成於牧宰取資貨以利輕肥朋黨比周交遊酒食亂其國政於斯爲盛竊願明君賢臣悉以同力大革其弊復以經明行脩爲急所謂斥彼浮華敦其茂實儒風免墜失取士之道

### 寒素論

堯舜興於畎畝之中以仁義而得天下魯顏非諸侯之祚以德行而居儒道之首以魯顏比之於天子天子喜之以桀紂比之於匹夫匹夫怒之豈在其貴賤之位哉爲仁義一日則爲君子不爲仁義一日則爲小人豈在世載相襲

冠裳相承吁哉蒲輪不往諸侯之家束帛不在闕庭之下皆巖穴隱逸之人行仁抱義之子化之於鄉里聞之於郡國達之於朝廷然後求之豈在卿大夫之子哉諸侯鄉飲之禮敬年尚齒使少年知禮老者獲養脩長幼之道也天子太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教人以孝教人以悌興教化之本也文不以爵祿爲差也况布素對策名聞於天下者有之矣徒走以取公卿者有之矣鄭康成捨胥吏之後歸爲儒者黃叔度牛醫之子以德行聞今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僕隸易如草芥曾不以爲之伍寒賤之子能以道德自尊文藝自將見之若敬大臣避之若逢擊獸又不自審之所致也堯舜何人也猶將比肩其道流



品何人也余何人也曾不自敬其身故且朝爲匹夫暮爲  
卿相者有之矣朝爲諸侯暮爲餒鬼者有之矣道之用捨  
在於我而已是玉之美者不產於廊廟之下爲瑚璉之器  
材之美者不出於里閭之內爲棟樑之用士之美者非貴  
胄之子而登卿相之位况投竿而爲王者師挽車而爲王  
子相豈白屋之士可自遺之哉

### 銓衡論

王者列官分職以成庶政材不可失官不可曠故銓者以  
慎擇爲目衡者以公平無私或失於是豈稱其本自周室  
以司馬宗伯選士漢魏晉宋降及國朝委吏部擇官上自  
郎吏下至丞簿皆稟之銓注科名入選品秩所蔭勳代授

任四方奏薦加黜伸書易名取姓其爲猥詐不可勝紀以  
天下之大九州之衆職官將萬餘員令長簿尉官秩至卑  
理道與下最親朝廷輕之委有司而已今吏部自尚書至  
郎吏五人抱案者向百餘輩桀黠詭譎必出於是視其官  
屬如弄嬰兒若啗之以利即左右手之不若皆抵筆署夕  
且未之暇焉能得其過者掄材爲善久廢其事爲人擇官  
殆無虛日其稍留心者止於詰其廕緒循其資歷黜其昇  
遷求其殿犯豈有問其爲政之本爲理之道至若試以章  
判拘以棘園鬻文之徒偏得其便乞憐之子畧無愧容大  
爲笑端不可以取亦屈居清官苦罷無資財考秩旣深然  
後送堂時宰視之不成芻狗區區風塵殍死者衆胥吏賄



賂之交填咽街巷聒于耳目清資劇邑必有古者朝列一  
夕之中以藥爲之某官若干萬錢某邑若干束絹公然大  
言曾無畏懼憧憧政路指期而取某之官也納賄償債且  
未之能豈復爲政爲理是以生民致困歲月凋弊逋逃林  
藪竄伏萑蒲小者掠行旅大者破井邑天下九州蜂飛蠅  
起以至於玷危宗社夫衆庶非樂於遠父母棄妻子之疑  
爲盜賊甘心於白刃之下生業旣亡饑寒是逼遂陷於此  
皆爲政之驅也持衡者得不以銓擇爲急

不招士論

史記以衛青爲大將軍門下賓客蘇建常責其不招士青  
言自魏其武安招至賓客天子常切齒夫選賢任能乃天

子之柄豈臣下之所爲哉太史公亦美其慎重予竊未然  
之夫諸侯貢士者在禮經一與再不貢有黜爵削地之制  
則當位者其可嘿嘿乎且魏其武安之厚賓客非有賢智  
士也皆任俠之徒以力折公侯爲能以權傾州縣爲重如  
是則天子安不切齒哉蕭何薦韓信王陵舉張蒼鮑叔舉  
夷吾子皮任子產如有益於國濟於時豈天子之能罪哉  
其後武帝詔於青問選士青但欲以富金賈人多者皆應  
命賴賢大夫趙禹知其事召問其故皆聶聶然罔審是非  
與士偶無別遂悉命其徒於末流中等田仁任安武帝與  
語大悅皆擢用之若武帝常切齒不當於青之門下選士  
也得田仁任安協於上意亦當罪青之門有人也武旣



不然而青以爲切齒無乃誣上之言歟抑唯欲聚富金多財者歟抑恠其金帛恐招致賢彥有所費耗歟若然則出塞之功無乃幸而成者歟

### 小功不稅論

小功不稅制於古行於今然古儒今儒終以爲不可何也由不爲辯後所以惑也古人不可者曾子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說者云以爲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之親聞喪恒晚晚終無追服言不可也今之不可者韓文公以爲小功之親多而未踈又不比古圖疑國分境狹今之遠者或數千里之外是愈無追小功者矣亦不可也夫禮始於文武制

於周公定於孔子此聖人貫萬行極人情其爲五服之宜已謹矣彼魯子仁厚純篤之行以禮爲薄而私恠之爾禮所以文制云定者正爲此也恐厚者過焉而止之謂也恐薄者不及焉而限之謂也昔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弗除也曰弗忍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路弗忍獲正於聖人而後無惑曾子欲稅小功亦弗忍不幸不獲正於聖人使惑者至於今弗解也韓文公可謂與曾子同志而未思於周公孔子者

小人論旣無恩愛

表本作旣無恩愛仁義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





